

天必正雙珠鳳全本

通俗白話唱詞小說



出版總署
圖書公館

版本度藏章

行發局書堂大
市中街一統口漢



3 1761 8374 1

改良新編

文必正雙珠鳳全本

(十三)二

本書內容情節節目提要

文必正遊苑遇美人
冒充男姪假扮書童
叔圖產毒姪反變子
必正落難李府重婚
夫妻赴考雙雙高中

寢定金遺失雙珠鳳
強盜遇虎小姐許婚
官貪財害死父還魂
定金裝瘋割家招贅
翁婿聯歡五美團圓



15450

版年

詩曰 山上青松山下花，花笑青松不如他，有朝一日遭霜打，只見青松不見花
却說小生姓文，表字必正，家住河南府洛陽縣人氏，先父文賢，官居十三道堂堂御史之職，母親安氏誥命夫人，單生小生一人，並無兄弟，曾記先父在日，遺言南陽有一位計文生叔父，在我家借去紋銀三千兩，直到如今，本利未曾交還，不免回家與母親商量一番便。

文必正來在書房，要到家中走一場，忙下了自己位，聖人面前把禮行，先拜先生孔夫子，又拜弟兄共同窗，將身走出書房外，詠詩一首趕路忙，每日清晨一炷香，謝天謝地謝三光，國有賢臣安社稷，家無逆子惱爹娘，正行舉目留神看，到了自家大門牆，不用通報把門進，家人使女笑揚揚，開言便把文來叫，太太現在那一廂，文來領我朝後走，後堂去見老親娘，走上堂前忙施禮，母親聽見說端詳，孩兒舉堂把喜念，忽然想起事一樁，父親還言關照我，叫兒切記在胸臆，南陽有個計叔父，借去紋銀三千兩，計算到有二年整，直到如今未還價，爲兒要到南陽去，特地前來問親娘，安氏夫人坐靈堂，只見兒兒轉家鄉，他還要把南陽上，前來問道我身當，轉身掉面忙開口，喊聲我兒短長，你說要到南陽去，爲娘依你身當，南陽會到計叔父，一切拜托他身上，倘若紋銀到了手，須要早早回家鄉，你今已交十八歲，還要收拾上京邦，求得一官並半職，也是替祖來爭光，這是爲娘一番話，一路行程要提防，這山莫看山中景，遇水莫看取魚郎，未到臨來先宿店，早起動身對太陽，

雙珠鳳全本

一九

1239.9
4

打發文來同你去，爲娘才放這心腸，開言不把旁人曉，曉得文來這端詳，你同主人去討賬，須要早去早回鄉，文來聽得稱得，一切總有我承當，後槽牽過能行馬，必正辭別把馬上，一路行程來得快，前面就是南陽城，打馬加鞭把城進，街坊景緻愛煞人，人說南陽景緻好，話不虛傳果然真，三街六市多熱鬧，開張鋪店多齊整，無心觀看城中景，只問叔父大衙門，抬起二目往前望，見一老者坐門前，必正上前忙施禮，請問老者一個人，此地有位計叔父，大號叫做計文生，老者聽說同言答，相公你且聽分明，你今問的計老爺，目下不在南陽城，他到四川去上任，三年任滿轉回城，必正聽說如此話，又把老者尊一聲，此地可有好客棧，下一客棧且安身。話說老者道，離此三四家轉灣巷內，王小二房裏頂好，必正道聲得罪，走到巷口，王小二出來，迎接主僕二人，把馬牽去喂料，把他主僕領到三層樓，上等好房間住下，用過晚膳，次日早晨起來，梳洗過問道，小二此地可有好頭所在，小二回言，此地並不大好頭，只有一處頂好，古樓西邊，有一座開心庵，此庵乃係尼姑住所，乃是霍大人天官府家庵，不准男人家進內，必正聽得此言，就叫文來在店，一人到外遊玩去了。

必正當時不消停，要到外邊去散心，信步就把古樓到，開心庵在面前存，將身來到庵門口，庵門關閉緊吞吞，走上進前把門叫，只叫裡面快開門，恆修聽罷這一聲，外面有人來叫門，莫是夫人來到此，莫是小姐把香焚，左耳聽來右耳聽，兩耳穿梭不知情，停身止步來站下，問道敲門是何人，敲門不是別一個，我是小姐把香焚。聽說小姐來到此，連忙開放二扇門。

話說尼姑道，哎呀公子，你到此地不便，我們此庵，乃是霍府的家庵，外人不能進來，必正道，這話差矣，你乃是庵觀寺院，爲何不進人，就是皇宮金鑾殿，小生也要到的，尼姑不敢屈強，看他文生公子模樣，說道，相公，並非不准你進去，今天霍府太太小姐要來進香，請你早點出去爲妙，必正道，這個曉得。

必正就把庵門進，大佛殿前把香焚，公子正在把香敬，兩頂轎子到來臨，公子連忙來迎起，躲在花園裏面存，小姐到了庵門口，尼僧連忙把禮行，扶住小姐把轎下，萬福小姐口內稱，丫環佛前點香燭，小姐上前拜觀音，拜過神聖忙站起，尼僧奉茶飲盃巡，茶飲三盃方落盃，要到花園去散心，扶助小姐花園進，百樣花草開得鮮，丫環代路前頭走，後跟小姐套定金，男子看花詩文帶，女子看花數花名，觀音柳對垂楊柳，羅漢松對馬尾松，開朵紅花紅似火，開朵白花粉妝成，開朵黃花黃金色，開朵黑花如烏枚，開朵藍花藍如綫，開朵紫花紫石英，月月紅來人人愛，個個喜歡並頭蓮，此園花草無心看，鞦韆架在面前存，姑娘就把鞦韆打，聽得有人笑連聲，

花園無得聞人到，二目不住四下觀，看見前面假山後，有一公子在此存，小姐一見魂不在，慌忙不住進園門，將身來到客房內，嚇得渾身香汗淋。

丫環當時說道，小姐呀，不曉得，那塊來的冒失鬼，把我尿都嚇出來了，小姐，你頭上戴的珠花，那裏去了，小姐當即伸手在頭上一摸，不好了。

一見珠花遺失了，嚇吊三魂少二魂，失落別樣也罷了，失落珠鳳了不成，提起一對雙珠鳳，乃是無價貴寶珍，外國進貢奉萬歲，聖上賜把老父親，倘被父親知道了，定要責罰奴當身。

小姐說道，丫環聽了，你快到茶簾架旁，我來，丫環進得花園，只見公子手中抓了一支珠鳳，丫環上前，口稱相公，你這珠鳳花，乃是我家小姐遺失的，請你把我罷，必正道，你說那裏話來，此珠鳳花，是我拾得的，並非偷搶你的，你要珠鳳花，你是那塊來的，你說是你家小姐遺失的，你叫你家小姐來取，當面交還便了，哈哈好風呀。

丫環當時離園門，拿聲小姐你聽真，提起一支雙珠鳳，就是屬中那書生，却被他人搶了去，問他討來萬不能，我說我家小姐的，胡言亂語望外噴，若還要得雙珠鳳，非要面還小姐身，姑娘聽說如此話，嚇得二目淚紛紛，被這狂生拾了去，茶坊酒肆嚼舌根，破壞我家好名譽，有何面目來見人，甯可珠鳳我不要，急忙收什韓家門，不表小姐回家去，再表花閣文必正，只見小姐轎子走，我隨轎子後面跟，在路行程來得快，前面就是霍府門，一見轎子拾進去，小生只好門外登，門前貼了紅紙報，要招書童一俊生，又要腹中文才好，又要品貌生齊整，生小一見心歡喜，正投機關八九分，心想霍府書童做，沒有穿針引線人。

哎呀有了，我不免在鄰人家問一聲，請問老兄，此地可有薦頭店嗎，鄰人道有的，抱頭村有一倪媒婆家並不出名，他家有位姑娘鳳姐，又名八百兩，人人曉得，因何叫八百兩的呢，上年有一個江西客，來買這位姑娘，出了八百兩，倪媒婆都不肯賣他，必正道得罪了，文必正辭別過，逢人便問抱頭村，到了倪媒婆家，只見大門緊閉，不免喊叫喊叫，屋門上有人學鳳姐道那位呀，鳳姐開門來問道，公子尊姓大名呀，文必正心中一想，我要說洛陽文必正，恐怕他們聽得，我不免說他一謊，有了，姑娘聽了，在下姓蔣名叫蔣斌，到此投親不遇欲想找個人家，做做書童，鳳姐道公子這話差矣，看你文生公子模樣，不像書童，正說之間，再表倪媒婆在外，要回家來了，倪媒婆說道，我倪媽媽走東家到西家，走到張家說李家，走到李家說張家，我不免收什收什轉回家。

媒婆當時不消停，要到家中走一程，老身離家半日整，女兒在家看守門，鳳姐長到十八歲，一表品貌愛無人，雙珠鳳全本

人說三國貂蟬美，他比西施勝幾分，好比嫦娥離月殿，九天仙女下凡塵，丫頭好比私鹽漢，看守不好要偷人，正行舉目抬頭看，不覺到了抱頭村，就在門口來站下，爲何關閉二扇門，站在門外留神聽，裏面好像男子聲，不好了來了不成，一定女兒不周正。

媽媽道鳳兒快快開門，鳳姐道相公請坐，我家老母回來了。開得門來，叫聲母親你回來了，媽媽道這位公子，那裏來的，鳳姐道媽媽，這位公子洛陽人氏，媽媽道這丫頭不要你說，公子你姓甚名誰，鳳姐道公子姓蔣名斌，媽媽道滾遠些，那個問你的，公子你到我家有何貴幹，還是尋我書童嗎，鳳姐道媽媽這位公子，投親不遇，可憐到我來請替他，我府做書童，媽媽道壞了頭，你又多嘴，再說打你的嘴吧子，公子你說洛陽蔣斌，到認出一門親來了，我娘家姓蔣，我是你的姑母，你是我的姪兒，你快喊叫喊叫。必正道姑母在那裏，媽媽道姪兒在那裏。姪兒你到我家半天，還未吃飯，我到街坊去買麵，下來把你吃，你代我坐在門前，買一文大蔥，必正道知道了，再說媒婆走上街去買麵，誰知公子與鳳姐，又到後頭談心，老身把麵買好，不免回家，哎呀姪兒買蔥，因何不在門口，怕的又與鳳姐談心去了，姪兒何在，必正道姑母我來了。媽媽道鳳兒你去燒火。鳳姐道媽媽你去燒火我來上鍋，你年紀大了。身上有老人味道，媽媽道人老就沒有用了，說我有老人味了，鳳姐把麵下好，端去把公子吃，媽媽道讓我送去，鳳姐道你端去也不吃的，他嫌你身上污穢的，老身端去，文必正一見麵來，醋被鳳姐倒多了，公子所以不吃，鳳姐說，我叫你不去送去，讓我送去，表兄麵在此，醋被我放多了，必正道我最歡喜吃醋呀。

一見姪兒會吃醋，倒叫老身難爲情，年紀老了沒得用，年邁之人被人嫌，這是閒言皆不表，打發姪兒去安身，明天送你家府去，去到益府做書童，姪兒去到益府內，不可輕浮要尊重，看見丫環和小姐，低着頭兒望前行，老爺面前莫多話，要做生誠老實人，眼觀外面天不早，東方送出太陽紅，只叫女兒靜點心，必正洗面不消停，用過點心益府去，請出大官長大人，天官就把媒婆問，這個書童那姓人，媒婆說道他姓蔣，是我姪兒叫蔣斌，只因父母身亡故，他到我家來認親，大人缺少書童用，把他奉到府上來，如若姪兒不到處，望你包涵他書身，天官大人歡喜，好個伶俐小書童，開言便把倪婆叫，你今聽我說原因，他是洛陽來到此，是你姪兒叫蔣斌，問你身價要多少，要寫契約方爲憑，必正聽就要紙約，心中不住自評論，若還不把實身寫，這個書童做不成，七字八字到九字，申成十寫紙文。

小蔣斌在書房心中思想，手提着羊毫筆珠淚紛紛，多只爲洛陽城年歲不好，只乾得田園中五穀不生，二爹娘只餓得

雙雙亡故，只剩下小蔣斌獨自一人，可憐我在家中難以度日，因此上投姑母親自賣身，今竟到夭官府書院來做，密身價銀十兩姑母收存，到霍府做書童聽其呼喚，三年後期限滿才回家門，倘若走拐帶天年不測，俱歸我倪姑母一肩担承，怕的是到後來無憑無據，霍大人他叫我自立賣身，賣身紙寫了立此存照，小蔣斌簽押字交與大人，霍大人接紙約從頭細看，你看他寫得好句句成文，你看他並不是尼村粗子，定是那詩書門宦家後根，他雖然投他家書童來做，我總要器重他另眼看成，倘若到後來功名成就，我將他收留往接代後根，這本是霍天官心中之意，作書人說出口句句高聲，霍天官看完了賣身紙約，將銀子交媒婆轉回家門。

媒婆得銀回家轉，天官開言叫蔣斌，你到我家改名姓，從今以後叫霍興，正在書房來談說，書中再表一個人，前莊有位都御史，官名叫做毛玉成，只因太太七十歲，壽帖送到霍府門，來請天官吃壽酒，又請太太老夫人，霍興一見心歡喜，正中機關八九分，老爺太太吃壽酒，珠鳳就好還千金，倘若會到小姐面，死在黃泉也甘心，正在書房胡思想，天官大人說一聲。

話說天官大人，吩咐打轎，請太太小姐，前去拜壽，老夫隨後就到，丫環報與小姐，小姐回道，今天身體不爽，不去，太太一人去了，老天官叫霍興同去，霍興聽得此言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同去便了。

大人就在前面走，後跟霍興與小書童，在路行程不必表，一直來到毛府門，用人禮物挑進去，御史迎接霍大人，一直接到客廳上，只見衆人寫壽聯，這個說道用不得，那個說道也不行，有位舉人開了口，讓我前來寫壽聯，上寫了當守父業，下寫臣必報君恩，却被霍興來看見，此句頗得真不道，舉人一聽重責，大怒，大罵霍府一書童，衆人都說好好，你說老夫語不通，請你書童來更改，霍興上前說從容，上聯君恩臣必報，下聯父業子當承，君在上來臣在下，自古父在子不尊，衆人看見多說好，這回差壞王舉人，壽酒壽麵他不用，不辭而別轉家門，不表舉人他去了，再表霍興書童身，毛大人來開了口，尊聲天官老大人，你家書童文才好，再做一副壽字文，桌上擱下壽聯，霍興上前寫得真，不思而得拿筆寫，龍蛇飛舞揮如雲，上聯是，這位夫人不是人，衆人說，胡說，又上聯下句，九天仙女下凡塵，我說不錯，下聯是，生下兒子都做賊，衆人說，堂堂御史府胡謔，又下聯下句，偷得蟠桃獻母親，衆人哈哈大笑，齊齊說，好文才呀，毛大人來開了口，尊聲天官你是瞞，請你到我後園去，看看花草散散心，天官說道到也好，手理鬚鬚往後行，霍安霍興也同去，花園景緻愛殺人，無心觀看花園景，荷花池在面前存，青枝綠葉多好看，荷花開放並頭蓮，

陡然想起一件事，想起女兒霍定金，別樣花草他不喜，只愛荷花並頭蓮，天官當時開了口，叫緊霍安你是聽，你把荷花取兩朵，回家送與管家婆，霍興連忙開言道，讓我挑探荷花，就把荷花採到手，讓我交管家婆，天官准了必正口，連忙回家走一程，不表必正把花送，再表文來書童身，客寓等了三日整，不見公子轉回來，他說問心庵內去，不免前去問尼僧，尼僧回言不曉得，書中再表一奇文，必正他把書童做，衣服丟在媒婆家，倪媒婆家失了賊，賊子偷去上山林，高山走出一猛虎，賊子被虎一口吞，却被文來看見了，打開包袱看分明，衣服是我公子的，只見衣服不見人，地下還有一攤血，公子定然被虎吞，文來當時放聲哭，哭得死去又還魂，哭死高山無中用，然後又到客寓門，就與小二算過賬，不如回轉洛陽城，一頭走住一頭哭，哭得天昏地不明，在路行程三日整，方才走到洛陽城，將身就把文府進，報與太太得知聞，走上前來雙膝跪，尊聲太太你是聽，我同主人南陽去，未曾會到計大人，他到雲南上任去，任滿三年轉家門，主人外邊去玩耍，三天未到客棧門，小人外面去尋找，四面八方找主人，一直我到高山上，誰知主人被虎吞，一句虎吞說出口，嚇壞安氏老夫人，一個跟斗倒在地，滿口鮮血望外噴，未有一時並三刻，嗚呼哀哉斷了根，安童便女嚎啕哭，去請平章二主人，說起平章人一個，他是狼心狗肺人，大房家財三十萬，全歸平章他當身，慢表太太死得苦，再表必正送花人，一直來到天官府，將花送到管家婆，開言便把老媽叫，尊聲媽媽你是聽，老爺叫我回家轉，將花送與女千金，家婆聽說回言道，讓我交把小姐身，必正當時開言道，我今送你十兩銀，真情話兒對你講，我是爲的霍定金，尼庵相會一番話，實話告訴管家婆，如此如此說一遍，又拜家婆乾媽媽，管家婆來准了口，尊聲公子你是聽，你上高樓會小姐，喊我三聲乾娘親，見到小姐莫無禮，循禮道知稱千金，這是乾娘關照你，切切牢牢記在心，必正回言我曉得，不必乾娘細叮嚀，得罪乾娘把樓上，上得樓梯二十層，將身來到樓門口，只見關緊吞吞。

必正道有了，我不免喊秋香姐姐快快開門，丫環道你是何人，必正道我是霍興，老爺差我送荷花並頭蓮到此，丫環道少站一刻轉身掉面，尊聲小姐，今有新來霍興，送荷花上樓，可能讓他進來，小姐回道，前日霍興未曾領賞今日賞賜與他，丫環聽得此言，連忙開門，必正道有勞姐姐開門。

必正上樓不消停，抬頭看見霍定金，走上前來忙跪下，口稱小姐聽分明，自從尼庵分別後，小生時刻記在心，今日到樓無別事，珠鳳送還女千金，小姐看見雙珠鳳，冷水澆頭吃一驚，開言不把寧人駭，喊聲狂生你認真，

家住何州並何縣，根生土長那裏人，父姓甚來娘甚氏，你是排行幾胎生，說得真來道得真，姑娘饒恕你當身，說不真來道不明，你是違條犯法人，必正當時忙開口，尊聲小姐你聽真，問我家來家不遠，不是無名少姓人，高山點燈名頭大，井底栽花花根深，家住洛陽城一座，玉石牌樓是家門，父親有名文員外，母親安氏念經文，並無三男和四女，單生小生文必正，一個必正突出口，喜娘姑娘定金，昨夜開得一夢，終身匹配文郎君，轉身掉面忙開口，尊聲公子聽分明，奴家不知其中意，得罪相公罪不輕，勸你收拾回家轉，終身許配文郎君，倘被外人知道了，賣身投靠難爲情，珠鳳郎君帶了去，收好日後爲證憑，必正聽說如此話，喜在眉頭笑在心，口說不能爲憑據，不如對天把誓盟，姑娘說道也用得，同心合意一條心，如有三心並二意，雷打火燒不容情，只勸文郎早些走，我父知道罪不輕，必正難捨霍小姐，難捨難離又難分，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，空中吊下無情劍，斬斷人間恩愛情，必正哭住把樓下，定金姑娘苦在心，必正離了天官府，只奔洛陽走一程，不表霍興回家去，再表天官老大人。

却說天官大人，在御史府拜壽，半天不見霍興前來，急忙問道，霍安，霍安說，我方才回家，找他不見，不知那裏去了，天官大人聽得此言，沖沖大怒，當時回案，查問霍興不見，便叫安童去喚倪媒婆，前來問話。未有一刻，媒婆前來叩頭，大人問道，你姪兒那裏去了，媒婆說，不知道，大人道胡說，重打二十，媒婆打得喊乞饒。大人說，快把你姪兒送來，如沒有，就將鳳姐送來伏侍我家女兒，媒婆不敢違拗，只得遵命，回家與女兒商量，如此說了一遍，鳳姐到也乖巧，隨同他母親，來到霍府，對大人叩頭行禮，到高樓陪伴小姐去了，這且不表。

必正連忙不消停，只奔家中走一程，三里走過桃花店，四里又到杏花村，一路地名數不盡，直奔家鄉走一程，在路行程非一日，遠遠望見自家門，抬起二目往前望，斗大孝球挂門前，家人見我嚎啕哭，他說太太歸了天，文來他說我是鬼，重重超度母子們，一見母親靈魂現，哭得死去又還魂，母親爲兒身亡故，兒做不忠不孝人，父母恩情深似海，割肉燒香難報恩，正在孝堂來悲泣，來了平章叔父身，叔父說我也是鬼，文來說我被虎吞，必正上前來跪下，承蒙叔父一片心。

話說他叔父見必正回來，三十萬家財，仍要交還他，平章陡起黑心，說道姪兒，到阿叔家去吃酒，必正不知其意，隨定叔父到家，平章一子，名叫連官，就在書房讀書，見得兄長必正回來，歡喜非常，殷勤招待，再說他叔父，用兩把酒盞，一把用的方酒盞，內盛毒酒，把文必正吃，一把圓酒盞盛的好酒，給連官吃，誰知連官吃的方盞內毒酒

，未有一刻，可憐連官吐血而亡，這就不好了。

必正當時不消停，只見兄弟命歸陰，嚇得渾身光發抖，二目不住淚淋淋，正在書房來啼哭，來了叔父黑心人，爲人不可傷天理，莫說無神却有神，只說害死文必正，誰知反害自親生，一見我兒身亡故，兩手不住戰兢兢，夫妻二人來商議，要到縣內把狀呈，倘若太爺不准口，拿銀賞囑知縣身，平章當時忙不住，來到衙門把狀呈，提起這個洛陽縣，他是貪贓愛賄人，縣官即刻升堂坐，三班六房兩邊分，先叫原告來審問，平章哭訴把冤伸，十惡逆姪文必正，欺宗逆祖滅人倫，母死浪游已不孝，回來毒死我兒身，當拿銀子來呈上，知縣發籤就捉人，不問青紅和皂白，捉住必正到衙門，知縣坐堂一聲喝，罵聲因徒文必正，因何害死你兄弟，快快當堂來招承，今日落到我的手，要想活命萬不能，只叫手下打三十，打得屁股血流直噴，必正當時開了口，青天大人你鑒真，生員本是念書的，豈做這條犯法人，知縣不准他分辯，把他打入深監門，二次又把必正審，苦打成招問罪名，只等上司詳文到，要到陰司找母親，不表公子牢中苦，再說牢頭賴得身，今來公子文必正，他是我父大恩人，十年逃走二強盜，虧了太爺文大人，承蒙大人把銀用，故而上司未追根，今日公子有了難，我要報答他的恩，走上前來開言叫，尊鑒公子你聽真，你的叔父冤枉你，害人反害自己身，這是天理循環報，平章後來沒收成，你在牢中且忍耐，我要救你出火坑，只勸公子休煩惱，上下皆有我照應，不表公子心中苦，再表文府兩家丁，一個名字叫文德，一個名字叫文能，文能文德人兩個，他是忠心報主人，可恨平章心腸狠，謀害太爺文必正，爲人不可傷天理，害人反害自己身，今日公子身受屈，上司衙門把狀論，二人正在來商議，却說平章聽得真，當時就用門門打，打得周身是傷痕，文德文能帶口罵，欺心謀財不爲人，主母被你已逼死，又要害我小主人，平章見罵心大怒，將他關鎖空房內，把他二人來餓死，看他臨盆不臨盆，平章當時忙不住，夫妻二人定章程，雖然害生問死罪，不知何日處斬刑，不如再把銀子用，買囑爲官知縣尊，密傳獄官並禁子，三更弄死文必正，平章就把衙門進，知縣滿口來允成，却說禁子曉得了，告訴公子文必正，不好了來了，不好了，禍比天高矮幾分，你的叔父心腸狠，又送銀子縣大人，今夜交到三更鼓，要害公子命斷根，二人哭把情由說，我今救你救不成，只好辦下一席酒，或在醉後不知疼，公子聽說雙流淚，我今思想好傷心，雖然屈死也罷了，絕了文家後代根，還有一件要緊事，南陽有位崔大人，他有千金喬小姐，他與小生私定婚，並無一人寄信去，好叫另配高門親，今生不能來相會，要得相逢在夢中，公子說住雙流淚，奈哥送菜到來臨，只請公子快吃酒，公子當時把酒吞，

一盞酒 苦愁多，十指尖尖酒盞端，揀了酒盞哀哀哭，再吃幾杯兒隱君，二盞酒 好傷心，思想當初老父親，爲官清正不作惡，必正含冤受典刑，三盞酒 一更深，可恨二叔心不仁，卅萬家私謀去了，拿我今日命斷根，四盞酒 運連斟，天網恢恢有神人，一心害死我的命，誰知反害他兒身，五杯酒 二更深，不該霍府去賣身，我若好好回家轉，那有這樣大奇聞，六盞酒 苦在心，思想南陽舊定金，今生不能來相會，只好夢中表哀情，七盞酒 三更靜，小姐高樓不知音，並無一人把信送，再行另娶高門親，八杯酒 痛在心，母親因我命歸陰，在生未曾朝夕奉，死時又未盡孝心，九杯酒 醉沉沉，伏在簾上難動身，我今思想肝腸斷，抬起頭來眼又昏，十盞酒 好傷心，眼淚雙流說不清，就將酒盞來丟下，今日就要見閻君，就住晚住眼睛閉，牢中禁子忙不停，忙把沙袋來拿出，套在公子頭上存，驚動文昌差神將，魁星來教文必正，急忙降到監房內，天空踢倒禁子們，忽然一陣狂風起，必正提出監牢門，把他丟在荒郊外，死去半天又還魂，禁子是御來懸醒，抓起就把眼睛睜，牢中不見文必正，兩個禁子嘖吊魂，就說將他害死了，尸首丟在荒郊存，知縣說他來瞞過，把話分開另有因，必正翻身來扒起，不知此處何方存，土地忙到荒郊地，化作公公年老人，公子拾起頭來看，年老公公面前存，太白星君忙開口，公子快快去逃生，必正聽說雙流淚，滿身疼痛不能行，公公即便開言道，我有靈丹帶在身，付與相公吃下肚，遍體骨節有精神，忽然一陣狂風起，不見公公老年人，公公即時雙膝跪，拜謝神人救命恩，悲悲切切朝前走，身上摸摸無半文，公子正在心中苦，來了相面一先生，心中欲想把命看，可是身邊無半文，先生一見公子面，說道相面不要錢，我們有個三不要，鯨魚孤苦不要錢，要說目下你有難，牢獄之災在命中，若問夫人有五位，金榜題名完婚姻，目下雖然遭災難，貴人搭救你當身，必正連忙稱多謝，隨後相逢答報恩，一頭走往心歡喜，眼看日色已西沉，前無村莊後無店，隱隱看見一廟門，倒塌破壞不像樣，香爐內面青草生，廟內無僧風掃地，神前無燭月爲燈，睡到三更陰風起，渾身發抖戰兢兢，心中思想放聲哭，外面來了救命人，若問此人名和姓，姓李元甫他當身，清早起來閑遊玩，聽得廟內有哭聲，員外當時開言問，這位相公哭什麼，你把根由對我講，老夫不是刻薄人，必正聽說忙開口，尊聲太爺你聽真，家鄉居住說一遍，叔父誤害我當身，如此如此說到底，嘆壞元甫姓李人，提到令尊在世日，也算是我大恩人，我在洛陽爲馬快，被賊陷害我當身，令尊我我銀子，才能消罪轉家門，今日賢姪身有難，爲人不可忘根本，你今同我回家去，就在我家讀書文，我有一子並一女，小兒拜你爲先生，必正聽說稱不敢，承蒙仁伯莫大恩，二人同行來得快，走進員外大府門，

叫出小兒來拜見，就請先生取大名，必正說來開學，呼聲仁伯你聽真，令郎大號叫庭貴，到老終身不改名，光陰似箭如梭快，必正想起這定金，就把珠鳳來取出，放在書桌上留存，我今見了雙珠鳳，猶如見妻這定金，正在書房來凝想，却被庭貴得知情，庭貴告訴他的姐，說姑先生不正經，小姐聽得兄弟說，你今用意把書改，不表姐弟閑談論，再表先生造花園，園中有座金魚池，只見金魚鬧紛紛，五顏六色多好看，雙尾金魚愛煞人，不如伸手前去捉，只見金魚水底沉，金魚未曾捉得到，一雙衣袖濕淋淋，用手將袖只一擦，捧在小姐窗口前，小姐伸頭只一望，原來先生在此前，姑娘看見心中氣，這個先生不正經，當時告訴他的父，就說調戲我當身，如此如此說一遍，員外無法就應承，隔言就把小便叫，快快去罰小書齋，送他銀子二十兩，回家讀書趕功名，莫怪我來多刻薄，水洒窗前為何情，公子知道其中意，願詩一首表明心。

今朝是人差。

將詩付與小使手，又將他兒交代明，煩你進去代呈上，我今立刻出門庭，

不表公子將門出，小使告訴員外身，員外把詩看到底，才知內中是冤情，員外當時騎坐馬，又把先生請回來，員外便把先生問，請問貴庚幾年春，府中可曾有令正，你今告訴我當身，公子當時開言道，仁伯在上你是聽，不提親事也罷了，提起親事好傷心，就為此事惹下禍，南陽私定這定金，如此如此說一遍，嘆嘆元甫老年人，員外即便回言答，尊聲公子你是聽，你說貴庚十八春，女兒今年十八歲，你說訂下霍府女，我女做你二房妻，只叫相公快准口，老夫才放這條心，必正聽說如此話，心中不住自評論，既是仁伯有愛意，珠鳳代你收存，倘若後來有好處，只認珠鳳不認人，員外聽說心歡喜，改口就把賢婿稱，用心用意把書讀，把話分開另有因，此回不表旁人話，表起南陽這定金，坐在高樓暗思想，常把必正挂在心，那天不想黃昏後，那晚不想到天明，莫非回家有了病，莫非亡故二雙親，莫非家中遭大火，到叫奴家不放心，你說回家來聘我，直到如今沒信音，正在高樓來思想，再說周府來議親，若問此人家鄉住，到叫奴家不放心，你說回家來聘我，直到如今沒信音，只因四子年十八，新科狀元第一名，韓老爺來將媒做，就議霍府女千金，天官大人進了口，擇定良辰要娶婚，周府今日才下禮，百般禮物到霍府，秋香丫環知道了，告訴小姐得知情，小姐聽說一番話，冷水澆頭吃一驚，二日不伴雙流淚，喊聲秋香殺殺人，好馬不配雙鞍子，烈女豈肯嫁二夫，秋香即便回言道，小姐你好不聰明，丫環到有一個計，不知能行不能行，就把鳳姐喊到此，三人同意一條心，鳳姐伏侍老太太，日後相逢再表情，

鳳姐你到衣店內，快買衣服到來臨，鳳姐聽說不怠慢，就把衣服買現成，二人就把鳳姐拜，千萬不可走了風，倘若我到文必正，三人同心過光陰，千拜托來萬拜托，望你照着二雙親，談說談說天色晚，忽聽騰樓起了更，小小包欲打二個，二人打扮多齊整，一個裝着霍公子，一個裝着小書童，交到半夜三更鼓，二人收拾要動身，前廳大門不好走，細心胆小走後門，將身走出花園外，渾身嚇得戰兢兢，不會走路學走路，不會行來也要行。話說有一位大官劉亭侯，官拜兵部大堂，奉旨海外封王今日擢命，停舟在此，舟中皆是進貢奇珍寶物，時中軍分付地方官小心防守便是。

二人雙雙往前走，只見河邊掌燈籠，秋香當時開言道，小姐只管放寬心，主候正在雙雙話，來了把總一個人，二人黑夜那裡去，所為何情與何因，秋香當時回言道，我同公子上京城，小姐暗中來埋怨，秋香胡言嚼舌根，我們不到洛陽去，苦在心中不做聲，中軍說道隨我走，老爺台前把話云，再說定金假公子，嚇得渾身汗淋淋，秋香先到官船上，叩見兵部劉大人。

大老爺在上，小的主人來見大人，你主人姓甚名誰，請他來見，秋香回道，我主人霍吏部公子，有請公子去見大人，假公子來到船頭行禮。

公子來到船頭上，拜見大人在上聽，晚生家住河南府，父親吏部天官身，姓霍天雄是名字，告老回家不上京，大人聽說如此話，就把年姪口內稱，你父與我多要好，猶如弟兄一轍同，年姪你往何方去，請你告訴我知情，定金當時開了口，年伯在上聽其情，父命小姪京中去，國子監內趕功名，老爺說道一同走，隨我官船上京城，不表主候上京話，回言再表霍府門，小便起早灑花水，園內大開為何因，丫環說道不好了，小姐不在高樓門，忙到高樓來稟告，稟告天官老大人，二老來到高樓上，不見女兒何方存，天官當時開言罵，罵聲罵起人老妖精，女兒不好娘之過，穿娘鞋來學娘行，抓住夫人用拳打，鳳姐上前跪埃塵，開言就把大人叫，尊聲大人老妖精，奴婢心中有一計，不知能行不能行，堂樓物件搬乾淨，高樓架起火來焚，就說小姐燒死了，免得周家來娶親，老爺聽說如此話，鳳姐此計用得精，吩咐丫環小便等，不可人前走風聲，等到半夜三更鼓，堂樓架起火來焚，老爺夫人假裝哭，口口聲聲哭妓生，外人不知其中意，都說小姐命斷根，小便送信周府去，親家來倒霍府門，周家反把老爺勸，人死不能再復生，我家也是沒得福，小姐要算我家人，狀元公子得到信，氣成相思在府門，索食餓到三五日，吐血而亡命歸陰，總怪當初誤人誤，害了周家狀元身，霍府接到周府信，備辦祭禮上門門。

忙將祭禮端正好，親自祭奠狀元身，回來說與夫人聽，分明害了姓周入，按下天官府內事，再表路中簽定金，歸了兵部上京去，劉爺發命回衙門，一家相見千般喜，便請定金書房登，定金即把夫人拜，夫人一見喜在心，暗中不住來誇道，好個聰明小書生，老爺當時開言道，尊聲夫人你是聽，老夫一生只一女，並無香烟後代根，欲想收他爲義子，問道夫人行不行，夫人回言說道好，這件事情我贊成，定金只得勉強允，拜見父母二雙親，又喚丫環請小姐，兄妹雙雙把禮行，拜認一番方才畢，夫人小姐坐定身，斜起鳳眼來偷看，好個文雅兄長身，暗想爹娘無主見，何不招贅東床人，按下小姐心腹話，且說定金假書生，偷眼也把妹妹看，好個花容玉貌人，不表二人心事，廳上擺酒已現成，合家歡樂來飲酒，一直飲到鼓三更，一齊吃得醺醺醉，好個花容玉貌人，相送定金書房內，秋香伏侍不離身，小姐想起文必正，暗把冤家叫幾聲，爲你一路和衣睡，小足清靴縮十分，今夜方能寬衣困，放心寬睡且安身，一夜話文不必表，不覺次日天大明，光陰似箭如梭快，眼看到有一月零，劉爺替他納了監，目下秋闈看將近，不表定金小姐話，且表必正姓文人，他在李家進學考，一心只想中頭名，看看秋試場期到，拜別岳父就登程，備了行李並馬匹，四個家人隨後跟，一直來到省城地，試期即便進場門，三場文字如錦繡，高高中了解元身，報到李家多歡喜，親朋慶賀鬧盈盈，不表公子李家事，再說女扮男裝人，三場已畢回府去，誰知也中解元身，尙書一家多喜悅，劉爺開口把話云，我前把你來過繼，只爲深闔妹子身，如今把你來招贅，一重親改兩重親，定金公子回言答，兄妹何能結成親，老爺當時開口說，孩兒那裡話來云，你是南陽霍公子，我是東昌姓劉人，並非同胞親兄妹，遊我之命理不該，你想後來身榮貴，思想丟我老夫身，枉費心機來承繼，你是忘恩負義人，好個乖巧秋香女，言詞相勸簽定金，定金聽了秋香話，忙陪笑臉站起身，多蒙大人來招贅，孩兒從此感深恩，老爺聽說心歡喜，就選吉日與良辰，看的八月十三日，洞房花燭結爲婚，定金回坐書房內，兩手打時沒章程，秋香即便開言道，附耳低言說你聽，如此如此說一遍，喜壞姑娘簽定金，光陰迅速良辰到，定金公子結成親，香蘭扶出千金女，就與公子飲杯巡，二人洞房對面飲，公子裝成瘋癲形，用手口內搗一把，一股酒氣往上升，又罵小姐下賤貨，不要面孔想男人，新娘聽罵紅了臉，可恨官人太無情，古人良言說得好，幾句常言道得真，雖然今日吃醉酒，他是酒後罵仇人，既然說出無情話，情願不要他當身，今世不與男人配，情願修心入空門，姑娘當時起了氣，就把定金推出門，定金登在房門外，暗暗心中喜十分，將身來到書房內，告訴秋香得知，不表二人心事，再說老爺太太身，丫環來到書房內，看見小姐一個人，

兩眼不住雙流淚，告訴太太得知情，太太便說如此話，去到書房問千金，姑娘就說他不好，無禮欺負奴家身，夫人只得來勸解，小姐立志不依從，又到書房問公子，開言又把賢婿稱，小女有差得罪你，還看夫婦面上情，把我二人來親睦，小女凌辱這般情，定金當時聞公道，岳父岳母你是冤，昨日晚間酒吃醉，偶然嘔吐累其身，小姐把我來憎厭，酒鬼奴才罵連聲，當時把我來推出，不許小婿進房門，既然小姐看不起，待嫁高中再完婚，丟下京中劉府話，且說湖廣文必正，辭別員外去會試，一路滔滔上京城，安歇招商客店內，等候會試進場門，三場文字正合試，狀元中了文必正，榜眼就是李公子，探花就是崔定身，同遊皇城三日整，且說探花回衙門，拜見岳父和岳母，書房說與秋香聞，我想狀元文必正，因何不是洛陽人，且在孝感李家住，李家女婿才學深，莫非兩個文必正，同名同姓好疑心，雖然堂樓會過面，像貌形容認不真，秋香說道不實事，明日拜望他當身，先到他家拜望過，他安回拜到府門，把他請到書房內，還要問他試試心，探花說道稱有理，且到明天再理論，次日早晨梳洗過，束帖投到狀元門，門上當時開言道，家爺拜客未回程，探花辭別回府去，狀元拜客已回籍，知道探花前來拜，連忙回拜到劉門，先將名帖來投進，探花連忙出來迎，接到廳上分賓主，香茗一到就起身，探花一把來拖住，請進書房有話呈，狀元回言稱領教，雙雙步到書房門，有請狀元來坐下，愚弟言來你是聽，年兄祖籍何方地，為何李府翁塔稱，狀元聽得探花問，不由二目淚紛紛，不提家鄉也罷了，提起家鄉慘煞人，家住洛陽城一座，那個不知文必正，南陽有位計叔父，官名叫做計文生，偕我紋銀三千兩，我去南陽討賬人，誰知不在南陽地，他到雲南去上任，小生歸在花園內，小姐也進花園門，小姐他把鬚鬚打，我在旁邊笑一聲，無巧不巧偏湊巧，霍府小姐把香焚，小生歸在花園內，小姐也進花園門，小姐他把鬚鬚打，我在旁邊笑一聲，却教小姐來看見，小姐逃出花園門，他把珠鳳來失落，不却落在茶蘼根，却教小生來拾起，丫環來到後園門，他就問我要珠鳳，我說面還小姐身，小姐珠鳳不要了，登時打齣出庵門，小姐轎子前頭走，小生却在後面跟，他一直跑到天官府，無奈賣身到霍門，爲的小姐千金女，假做書童小使人，老爺毛府去拜壽，我送荷花到樓門，荷花上面按珠鳳，小姐與我定終身，堂樓上面終身定，小姐叫我回家門，會記那日回家去，可憐母親斷了根，思想叔父心腸狠，卅萬家財一口吞，他見小生回家轉，見財起意要害人，他有兒子是我弟，弟兄二人在書房，他用藥酒把我吃，誰知害死他兒郎，他到官府將我告，苦打成招問罪名，問成死罪不算數，暗中謀害我性命，把我抬到郊外，神人搭救我當身，多虧恩公李員外，把我帶到他府門，又將小姐許配我，小生不敢來允承，

我有前妻定金女，結髮夫妻恩情深，再三再四難推托，一定要配我爲婿，等到京城頭名中，先與定金爲正婚，定金聽說一番話，尊聲年兄你是聽，定金就是我舍妹，早已亡故見閻君，前年母舅來作伐，許了解元姓周人，舍妹不肯已自盡，跳下江心裏殘生，必正聽說這句話，一交跌倒地埃塵，探花見了心內急，秋香埋怨女千金，大明年兄快醒醒，狀元痛哭又還魂，文兄不必來作念，吉人天助古來聞，封王大人將妹救，如今也在帝王城，

益年兄，如此說來你必知消息了，仰求指引，感恩不淺了，請道其詳。

探花聽說心中苦，硬住咽喉暗傷情，難得狀元心腸好，一心只在我們身，想了一回開口道，叫聲年兄你是聽，可是要見尊嫂面，可是要見尊夫人。

必正道年兄呀，愚弟正爲此事，定金道文年兄，弟有一啞謎，把你猜，遠在天邊，定金道近，在眼前，難道此地有我賢妻不成嗎。

狀元當時忙挽手，相顧指引會面情，探花聽說雙流淚，就把冤家叫一聲，你把我當那一個，就是南陽霍定金，狀元回言休取笑，年兄此話哄誰人，探花把靴來脫下，露出一對水紅菱，紅袍脫在椅子上，探花當時變女人，狀元一見心歡喜，賢妻喊得不住聲，與你一別已三載，可將改扮說分明，定金當時忙開口，郎君爲我說分明，我家母舅來作伐，許了南陽姓周人，故而改扮來逃出，遇見封王劉大人，與我父親同年友，把我當做年姪稱，假說到京來納監，他就將我作嫁給，代替爲我上了監，吹開得中解元身，誰知又要招爲婿，幸虧我香用計深，就誤肯春劉氏女，春間又中探花身，明朝去見當今主，欺君三字不非輕，狀元當把寬心放，明日哭哭哭明君，說妻保節男裝事，自然聖君定加恩，兩人相訴抱頭哭，小使報與老爺聞，說道姑爺真奇怪，却是招做一女人，老爺罵道說胡話，有影無形暗占根，不如去到書房內，但看是假還是真，倘若狗才說胡話，回明貴翁你當身，一頭說往書房進，果然探花變女人，夫人也到書房內，拍手打掌笑個昏，原來探花是煙貨，哄騙女兒罪不輕，定金上前雙膝跪，岳父岳母口內稱，只爲公子文必正，替他招贅在府門，尊聲文郎快行禮，快拜岳家二老人，文必正來把禮行，岳父岳母口內稱，我妻就是你令愛，令愛就是我妻身，二人不分大和小，同心合意過百年，尙書聽說心中喜，願將小女配爲婚，當時擺下一席酒，翁婿書房飲杯巡，酒席用完方才畢，次日五鼓見報，各把奏本呈龍案，萬歲龍目看分明，一行一行看到底，一字清來百字明，萬歲當時開金口，帝露銀牙叫愛卿，孤王回頭封贈你，你等先回府門庭，翁婿就把恩來謝，辭王別駕回家門，二人來到書房內，定金小姐問信音，

正在書房來談話，忽見聖旨到來臨，翁婿連忙接聖旨，雙雙跪在地塵埃。

聖旨已到，跪聽宣讀，詔曰：狀元所奏仇恨未伸，勅賜巡按河南，上方寶劍，先斬後奏，正妻霍氏，改扮全節，封爲護國夫人，劉氏封爲定國夫人，李氏封爲安國夫人，各賜鳳冠霞帔，妻父李元甫，封爲江西知府，領憑到任，兵部尚書劉亭侯，加封內閣大學士，太子少保，妻封一品夫人，勅賜狀元還鄉祭祖，讀罷謝恩，萬歲萬歲萬萬歲。謝恩送出天使去，廳上鼓樂鬧吟吟，先與霍氏參天地，後與劉氏拜神明，夫妻行過周公禮，洞房花燭結爲婚，不表夫妻多快樂，書中再表一段因，叔父平章心腸壞，叔母二娘年紀輕，援交情人叫來福，二娘主僕通奸情，因爲平章年紀老，天理循環有報應，二人暗中用巧計，害死平章命歸陰，曾把此事來按下，再表必正要回家，辭別劉家岳父母，兩位夫人別變親，文武百官多相送，下船放炮就動身，在路行程來得快，狀元到了李家門，對對門官朝內報，狀元先到碼頭停，廷貴官人快騎馬，到船迎接姐夫身，跟隨狀元大轎後，夫人款香坐轎行，一直來到李家府，狀元拜見岳父身。

元甫道請問賢婿這兩位是何人，必正道這是小婿元配霍氏，這是霍氏招贅的劉氏，奉旨完姻的，元甫道呀原來是二位小姐，快叫小女出來迎接，小姐出外，躬身施禮，這個萬福，有請姐姐上樓便了。

姊妹衆人上樓台，一齊同心喜開懷，不表衆人樓上話，再說翁婿來談心，必正當時開言道，岳父在上聽元因，霍氏爲婿來守節，女扮男裝到帝京，兵府招他爲女婿，担擱園中劉氏身，奏明聖旨完姻娶，封爲定國二夫人，令愛安國夫人職，要隨河南去上任，員外聽說心大悅，如今要做太爺身，吩咐擺酒來款待，明朝擇吉就完婚。一拜天來二拜地，三拜父母養育恩，夫妻對面拜四拜，姊妹也把禮來行，三朝狀元回家轉，全副執事鬼神驚，看到了南陽地，投帖霍府去認親，天官一見冲冲怒，喝罵狂生了不成，說甚洛陽文必正，因何與我翁婿稱，正在大廳來發怒，狀元已經進門庭，走上前來忙施禮，口稱岳父老大人，我今不是別一個，三年之前霍興身，不惜堂堂官家子，爲了令愛賣自身，送花樓上會過面，兩下私自訂終身，又怕岳父來見責，因此無奈去逃身，難得今朝身榮貴，奉旨完姻到此存，天官聽說心中恨，這樁醜事難爲情，那時只得回言道，憲台有事未知音，小女早已還回籍，不能再行嫁君身，正在廳上來議論，忽見門公報進門。啓報老爺，門外有一頂大轎，二十名使女，說是我家小姐回來了，天官道呀，你這奴才，胡說亂講，你家小姐已死三年，莫非你見了鬼嗎。

說猶未完轎子進，小姐出轎見嚴尊，夫人竊說女兒到，抱頭大哭放悲聲，我兒一向在那裏，一一告訴我當身，定金小姐開言道，父母就是上驕原因，自從母舅壽誕日，變親祝壽到毛門，差得與荷花送，他將珠鳳還我身，問心巷內已失去，文郎就是小雀與，為此賣身來投奔，改扮書童到此存，女兒見鳳將他問，他說落陽京必正，見他不是浮蕩子，所以私訂托終身，爹爹做主配周姓，又與文郎自出門，路遇兵部來承繼，他我到京都城，納進場方中，禮父小姐成親，參試之精練花，猶如得到一方金，廚房辦酒來款待，船中去接轉回程，今日會到雙面，好比枯木又逢春，天官夫婦心歡喜，拜見狀元小姐身，狀元連忙開了口，鳳姐却在那方存，狀元當時忙吩咐，快請倪婆到來臨，倪婆當時忙不住，拜見狀元小姐身，目下他已在我府，早晚不離我身旁，霍老夫人開言道，賢婿聽我說原因，自從狀元逃走後，鳳姐替代你當身，還有丫環香也，把我出應見衆夫人，必正狀元常掛念你，說甚是我大恩人，擇了良辰並吉日，狀元今爲知足稱，吩咐別岳父母，同了夫人就起身，鳳姐排行第四位，秋香派做五夫人，一夫五妻多歡喜，狀元今爲知足稱，吩咐別岳父母，同了夫人就起身，一日到了河南地，文武官員皆來迎，中軍當時忙不住，來到西關文府門，只見門窗多倒塌，門窗戶扇不相形，只爲平草身亡故，家中只有老蒼頭，蒼頭聽說朝內報，報與二娘得知聞，二娘說嚇破胆，慫慫高弔命歸陰，狀元來到自府內，蒼頭如此說分明，就把來福來正法，上方寶劍不容情，善惡到此終有報，勸人行善莫行凶，賞指收拾不必說，發眼起造大府門，差人司獄牢中去，去請牢頭一個人，承你監中照應我，請你前來謝你身，把你放在衙門內，就要旗牌執事承，狀元夫人同祭祖，祭祖已畢要上任，本院明日上去，衆人忙得紛紛，次日登任謝過聖，伸理民詞訪萬民，却好驢官已拿到，合家大小小數人，隨來百姓紛紛告，收了狀元百十張，文爺看狀哈哈笑，本院還被他害情，文爺當時把堂坐，喊聲驢官你是驢，抄起家財幾十萬，罰他害死文必正，只叫手下與我打，惡有惡報不歸人，河南巡撫做一載，劉老夫婦喜來迎，備酒接風多熱鬧，又接飲香父母們，人人暢快稱鐵面，且說文爺到京城，都到宰相衙門口，同了夫人就上任，文爺候命見聖君，任表兩處差人去，惡有惡報不歸人，河南巡撫做一載，劉老夫婦喜來迎，備酒接風多熱鬧，又接飲香父母們，正德君王心歡悅，愛卿清正有名聲，今封文華大學士，三呼萬歲出朝門，同了夫人就上任，文爺候命見聖君，再說孝感李廷貴，幼年高中已到京，住在姐夫衙門內，會試中了頭一名，特授翰林編修職，李爺告老又回京，南陽霍府夫婦到，外甥承繼上門庭，後來夫人人生八子，遇芳及第中頭名，管家總管忠心烈，另眼看顧他當身，編成節烈雙珠鳳，正德皇帝直到今，雙珠鳳來已完全，細聽作書說世原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看來早與來遲，生鐵牢頭常當換，未見田中換了泥，人惡人怕天不怕，人善人欺天不欺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看來早與來遲。

醒世勸勞詩

計一百零二首

獨去非編錄

評

讀此詩不感勵流淚者非人也
讀此詩身體力行者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

恩大如天不可忘。深恩何以報高堂。追思父母勸勞苦。寄筆難書淚幾行。苦口言詞更勸人。勸君急早孝雙親。偶然一日親年老。不見爹娘空淚盈。親恩當報欲何辜。養子方知愛子心。想到愛兒真切處。應知昔日受恩深。惟有懷胎受折腰。百般痛苦好難過。莫言生產尋常事。古往今來凶險多。我今未說淚先淋。難報爹娘養育恩。自是斷腸歌不得。那能歌與衆人聽。恩大如天不可當。請君終日細思量。若還不想親恩大。爾自如何愛令郎。看見軍鞋就惱人。幾曾管得半毫分。如今茶飯都難吃。祇把酸湯常命根。下得階來難上階。半年換過幾雙鞋。舊時穿的鞋和襪。對對雙雙都脹開。每日心酸胃不開。常思冷物吃將來。校兒腹內頻頻動。魂落魄飛萬念灰。舉動艱難坐未安。終朝酣睡臥牀邊。一時想到臨盆苦。獨自傷悲不耐眠。肚腹而今痛得慌。叫人爲我檢衣裳。千生萬死都難料。祇靠神天作主張。臨盆腹痛難難禁。折骨抽腸咬髮根。兩日三朝經險難。死生誰管費艱辛。生下兒來便發昏。牙關緊閉眼難睜。自從生下胎衣後。血定心安纔算人。一月幽居歇房間。中堂電屋足不前。無柰無鎖自囚禁。難比尋常舉動便。擦得渾身是屎尿。爹娘就把手來揩。可憐幾隔裙和布。搵在牀頭尚未開。撒得爹娘尿滿身。浸得好似水中人。却無半點憎嫌意。這樣天高地厚恩。屎尿淋漓污滿床。恐驚兒睡不聲張。祇因天性相關切。粘着還如撲粉香。手與孩兒作枕眠。移乾就濕受熬煎。要兒睡穩天明好。不敢翻身常露肩。夢裡聽兒哭一聲。翻身就把手來擎。要知兩歲三週內。一覺何曾睡得成。如何容易得三年。受怕担驚有萬千。兒若病時心更碎。何會一刻得安然。大雪紛紛臘月天。假如假臉抱兒眠。祇因乳是孩兒吃。冷也開胸在外邊。左手擎來右手抬。何會一刻離懷懷。忽然遇陣涼風起。緊抱胸前不放開。叫到孩兒骨髓疼。親恩這樣海來深。真如肺腑相連緊。怕聽呱呱哭一聲。遇着孩兒夜哭啼。爹娘心內各憂疑。不知何處驚兒膽。許願求神又請醫。

醒世勸勞詩

三五

富貴生兒勝寶珍。丫環乳母共看承。爹娘猶恐難安穩。日夜焦心看幾巡。貧窮那得米和柴。兒女啼饑心痛哀。求得飯來兒盡飽。自身甘把餓腸捱。萬事心焦祇叫天。終朝終日不開顏。不知這是如何意。望見姪兒就喜歡。萬種心腸萬種緣。時時都在小兒邊。聽兒說句尋常話。就是沙糖一樣甜。養得孩兒日長成。漸多知覺笑容生。爹娘相喜還相戒。切莫高聲兒受驚。覓得雞肝鴨汁湯。核桃龍眼藕絲糖。都來遞與孩兒吃。自己何曾着口嘗。縱遇孩兒氣性歪。任他本性使將來。如何父母偏憐愛。還說姪兒這樣乖。兒身潮熱出天花。嚇得爹娘亂似麻。不與兒分痛癢。三餐憂得不粘牙。幸得兒今兩歲零。扶牆摸壁漸能行。時愁跌着頭和臉。掛肚牽腸不放心。雖然賺得幾分錢。日費心機夜不眠。不是爲兒還爲女。自身那裡得清閒。延師教誨望成人。祇顧教兒那顧貧。費節修金多禮數。可憐拮据效慇懃。學生不打不成人。因爲要打請先生。誰知一掃真心肺。不忍先生罵一聲。慈母何如嚴父恩。休教安逸度青春。少年須受苦中苦。日後方爲人上人。列鼎堂前與累茵。努力榮親早成名。常思樹靜風搖曳。莫待終天淚柱淋。移乾就濕許多年。博得爹娘萬種緣。打罵縱教寬眉汝。逆來順受自安然。兒今頭髮已披肩。倏忽成人在眼前。痛殺娘心難割捨。不能長在膝頭邊。娘看爹來爹看娘。爲何終日面皮黃。祇因兒女將婚嫁。相對愁眉在一房。爹與娘親共苦心。謀求朝夕甚慇懃。教兒長大完婚後。纔把心思放幾分。正喜姪兒漸長成。親心便欲結婚姻。俗云娶媳將兒賣。反把爹娘當路人。豈不明知父母恩。世間那有鐵心人。祇因看得妻兒重。莫得工夫孝老親。妻帶金銀女帶香。滿頭珠翠響丁當。如何輪到爹娘體。不與綢繆怕一方。妻兒團圓坐一房。煎魚燂肉滿盤香。如何輪到爹娘口。不與些須滋味嘗。妻黨親來如上賓。爹娘不敬滅天倫。席間酒菜親無分。巧說量醒不欲吞。酒饒茶果會鄉鄰。日日笙歌鬧夕曛。試想爹娘家裏坐。可曾恭敬得沾唇。父母爺姑一樣恩。助夫行孝是賢人。枕邊休說閑言語。世事須知若轉輪。婦人怎敢慢爺姑。此罪分明在丈夫。忤逆即非身自作。縱容難免上天誅。兒在他鄉娶早歸。莫因花戀酒昏迷。須知終日門閨內。想望孩兒哭幾回。環遊舍泪倚門庭。暮宿朝餐總望心。惟恐風霜兒受苦。平安書到值千金。親到中年風氣虧。老來多病最難醫。請君服食尋常外。還要隨親意所思。饑饉憂勞又難皮。到此傷心不自支。早把甘旨勸奉養。夕陽光景沒多時。

誰道形容似去年。今朝親髮白如綿。却愁前面無多路。急早承歡向膝前。親老如何不健餐。祇因心血已枯乾。勸伊承順爹娘意。天大恩情仔細看。父母年來疾病多。怕因憂悶損天和。晨昏定省須調護。切莫絲毫聽老婆。老矣而今病可憐。願兒常在臥床邊。縱然暫出房門外。還要親人在面前。病來湯藥要親煎。晝夜靡勞夜莫眠。須記兒時療作痛。爹娘日日叫蒼天。爹娘養子愛如金。稍有差遲便痛心。到得老來依傍你。何堪稍用惡言侵。莫弄聰明莫弄乖。如何這樣性乖乖。縱然高似娘三倍。也自娘胎生下來。不問爹娘安不安。任他餓餓任他寒。你今也有兒孫在。祇恐兒孫照樣看。寸寸絲絲總是恩。誰能描得半毫真。孽義縱說能描寫。祇好依稀八九分。漫把錢財潑米論。此身原是爹娘身。如何毫髮敢私惜。你是雙親甚麼人。可嘆爹娘手內貧。要穿要用去求人。勸伊六飯三茶外。還要供親幾許銀。要一分時討一分。誰能償貼爹娘心。莫因親未分明說。裝腔推卸不做聲。敢向人前說孝思。昊天恩德幾人知。曾參養志雖云可。不及村婆養小兒。父母慈良易報恩。頑醫也要去潑存。人前切忌談長短。惹却良心昧本根。當年大舜獨非人。焚棄捐階未怨親。何不思今將古鑑。聲聲祇說屈難伸。遭家不造母先亡。繼母持家即是娘。全仗真心來感格。請看閔子與王祥。背父空留母在堂。孀幃冰雪好懷涼。可憐血淚流多少。撫養孤兒苦備嘗。父早亡兮母下堂。此種恩前更慘傷。祇爲家貧難撫養。休言再醮不呼娘。妾母須當一體看。如能孝敬父心歡。休分貴賤乖恩義。免使錢錢泣影單。該因無後抱伊來。哭泣呱呱是幼孩。長大拋親全不顧。恐驚天上一聲雷。誰是爹娘喜愛人。便須恭敬更加親。如今親老成孤獨。祇靠斯人是腹心。親老龍鍾甚不宜。要人陪伴要人依。身邊今有何人在。行孝兒孫可得知。手足相親是弟兄。莫分後母與親生。休將姊妹來分別。十指連心個個疼。兄弟同居忍便安。莫因毫末起爭端。眼前生子又兄弟。留與兒孫照樣看。同氣連枝本自榮。些須言語莫傷情。一回相見一回老。能得幾年爲弟兄。都是爹娘生下來。何曾偏愛小嬰孩。祇因兒大難姑息。不好將來抱在懷。父母兒孫不一源。一團精血遞相傳。如何祇把兒孫重。獨有爹娘不值錢。一家僕婢統於尊。都是雙親手下人。打罵儘由親打罵。不須嗔怪半毫分。老來大事在山邱。送死從今是盡頭。莫與弟兄分你我。百年便把兩人丟。痛心未養命先傾。棺槨衣衾竭力行。泣血三年遵禮制。愼終追遠祭須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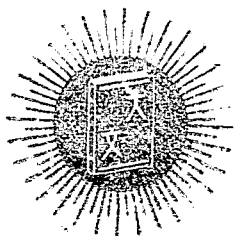


醒世劬勞詩

三八

可嘆兒孫意曖曖。親戶停滯關分田。絲毫件件爭多寡。那管幽魂泣九泉。分得些兒就是恩。不須還與弟兄爭。大凡論少爭多者。便是人間不孝人。讓國先賢亦弟兄。些須財產起紛爭。庭中詬誶聲傳外。弔客臨門吃一驚。傷哉親死反歡心。演劇迎賓樂事尋。充耳不聞先聖訓。親喪自當痛夜深。飲酒嘻嘻在孝堂。夫妻戀戀尙同房。欺心管理真禽獸。罪孽滔天不可當。稽首皈依念幾聲。喧天鼓樂響鐸鐸。何如盡禮循名分。作善消愆報所生。草率完喪送上山。兄弟弟轉回還。入門吵鬧分家事。鼓譟難休去告官。連年官事不離門。爲的東莊與北村。應座當初翁莫置。免留此日子孫爭。卜葬原來貴固堅。須求五患避之全。休將骸骨營名利。蔓草荒林幾幾年。祖說牛眠穴在山。豈知穴在寸心間。久淹親柩尋佳壤。干犯刑章怒上天。風水先生慣說空。指南指北指西東。山中果有王侯地。何不搜來葬乃翁。晷日生辰不可忘。漫將日遠遂拋荒。須知父祖家龜坐。猶是生前聚一堂。匆匆拜掃已虛文。尚憚難行謫別人。墓後墳前當仔細。先靈爭使水蟲侵。一年始得見兒孫。正好團圓骨肉恩。豈意到來來卽去。空留細雨灑黃昏。滿山松樹久成陰。魂魄依稀愛茂林。孝子慈孫當世守。年年瞻拜一憑臨。可憐兒孫意在錢。傷心古木已參天。斧斤伐盡無餘樹。空使啼鴉繞墓田。喪祭終身幾百年。仁人君子孝思傳。秋霜零露時增感。一片精誠奉祖先。

年	
月	
類號	317



文
必
正

SKBC
MG
1239.9

四
分
八